

天津河北文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文史书画委员会编



天津河北文史

沈从文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文史书画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九月

天津河北文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文史书画委员会编

天津市铁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68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津新出图字(90)第 000902

光辉的足迹



▲邓小平同志 1978 年 9 月 20 日视察黄纬路新建居民区。



▲朱德同志 1958 年 10 月 26 日视察天津市锻压机床厂。

忆史 爱国 团结 奋进

鸦片战争 150 周年纪念活动一瞥



▲座谈会上曹火星同志指挥，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爱新觉罗·溥佐为座谈会所作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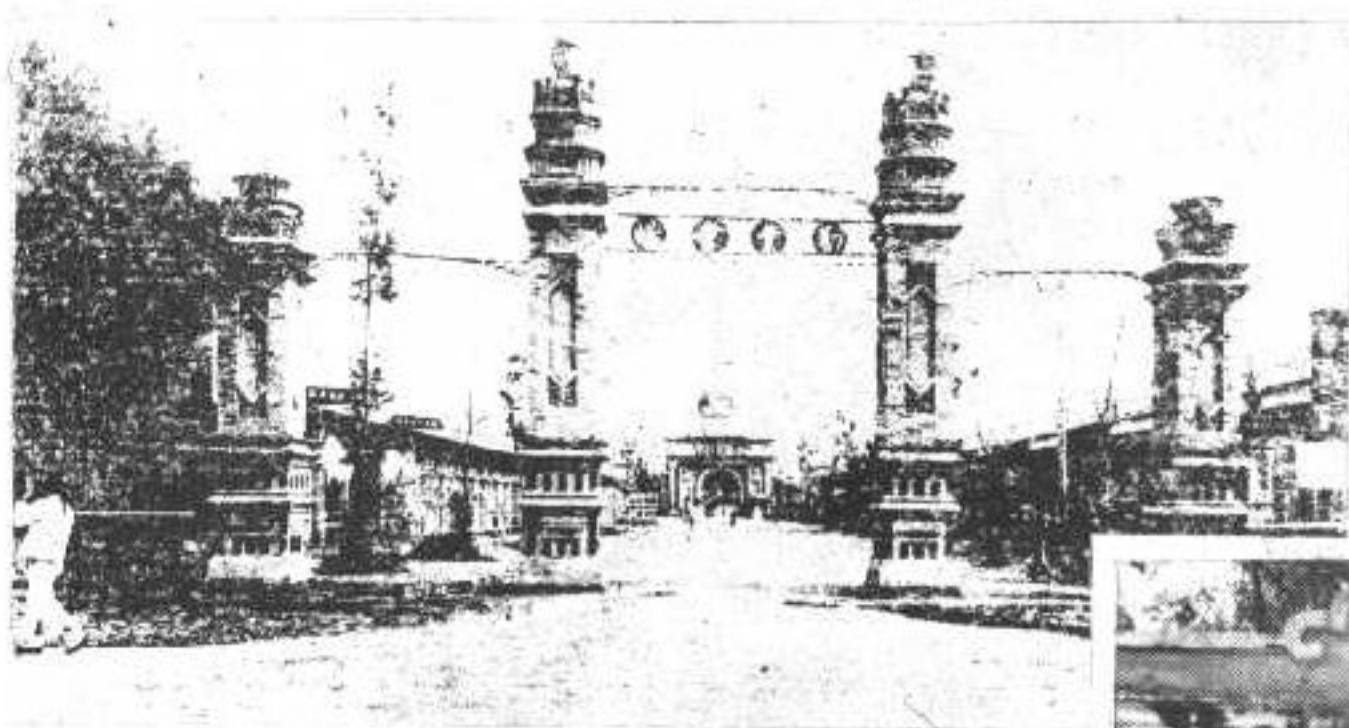
▲方纪同志为座谈会所作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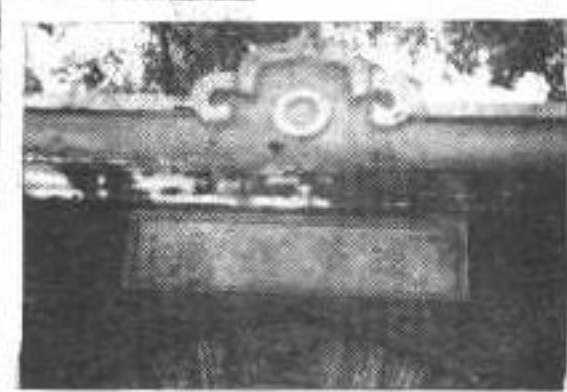
▲参观大沽炮台时，林开明先生讲述大沽炮台抗敌史。



▲天津市第二造纸厂大门。



▲一九〇九年的劝业会场(中山公园前身)大门。



▶今存《造币总厂》匾额



▲天津市立第一医院门诊部今貌。



▲建院时的市立医院外观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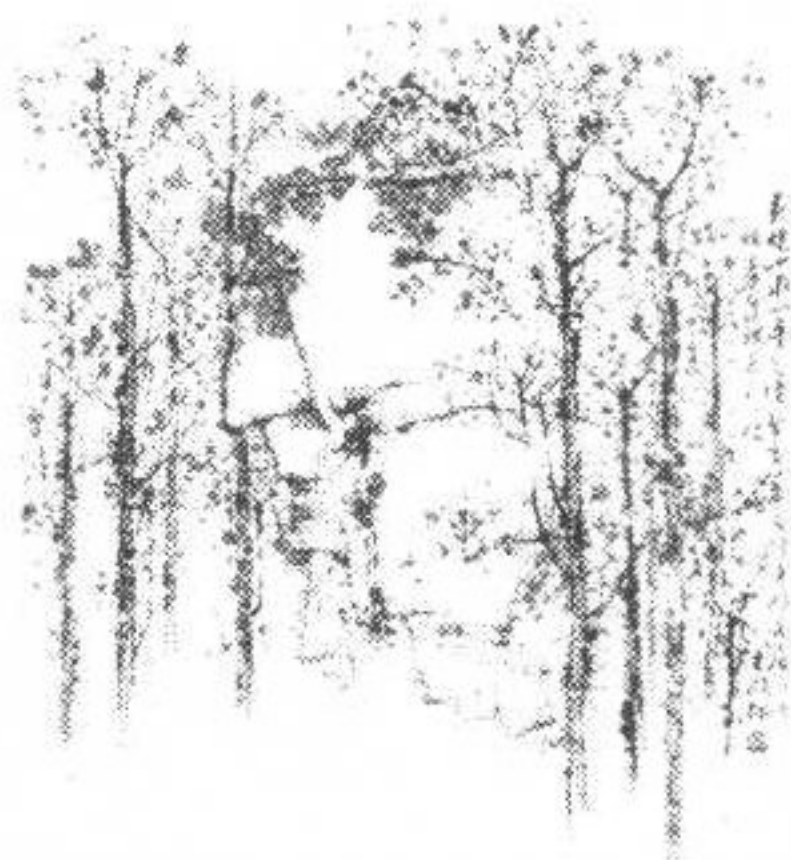


▲海河东路(原医院路段)今貌。

▼过去的医院路。



▲萧朗书画作品。



▲王颂余书画作品。

目 录

革命史话	天翻地覆慨而慷 本刊编辑部 (1)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 刘炎臣 (6)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葛培林 (15)
	政协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活动纪要 北 史 (24)
直沽话旧	日新又新话河北 汪桂年 (28)
	蓝光闪过之后—— 忆地震与抗震 杨武进 (37)
	河北区的震后十年重建 白崇厚 (43)
	重建黄纬路 尹树鹏 (49)
	天津市职工业余京剧团 宋玉珍 (53)
	记述河北区职工业余京剧团 孙 煌 (55)
教育史话	记教育家高去疾 王振德 (58)
	四十春秋话十中 杨庆枯 (66)
	捐资兴学 乐育英才 ——卢木斋兴办木斋学校 钟和高 (69)
卫生史话	天津市第一医院六十年 王恩厚 (74)
	解放后河北区中医事业的巨变 谷济生 (78)
	知名的内科专家——韩康玲 何其正 王恩厚 (82)
	记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的哈荔田大夫 谷济生 (85)
	不伎不求 辛勤耕耘的谷济生大夫 张柏林 (87)
	悬壶济世六十载 誉满津门惠众人 记老中医杨浩观先生 王者师 (90)

工 商 史 料	天津永明漆厂述略	葛乃昌 (93)
	记天津通顺轮船公司	王者师 (102)
	造纸二厂五十年	李儒铨 (109)
	中国机械工业一颗金星	尹树鹏 (115)
	记天津交通货栈	石云山口述 宋万善整理 (124)
	三德元糕点店今昔	邱凤鸣 (126)
园 林 坊 巷 采 风	香林苑——天津早年的诗苑	缪志明 (130)
	河北园林述略	葛培林 (139)
	十月风味食品市场的兴建和落成	孙 煌 (145)
	正骨科苏先生和四条胡同	李实真 (151)
画 友 录	花鸟画家萧朗	王振德 (155)
	书画家王颂余	王振德 (158)
人 物 志	纺织工业家王竹铭先生传略	王怡之 (161)
	天津早期倡导革新的李仲吟先生	汪桂年 (166)
	水产食品学家刘纶先生	岳 丹 (172)
	民盟在河北区的早期盟员杜凯同志	于 方 (174)
专 载	忆 微	曲 波 (177)
	海河断吟——为纪念鸦片战争 150 年而作	杨武进 (182)
附 录	天津市河北区解放以来行政区划沿革	河北区档案馆供稿 (184)
	来函照登	(190)
补 白	(27) (73) (129) (154) (160) (176)	

革命史话

天翻地覆慨而慷

——河北区老干部座谈随军入城述略

文史资料，求实存真，本刊为搜集第一手资料，请由杨武进副主席亲往约邀几位老干部来会座谈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的情况，承原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郭炳辉同志、原区委组织部长王毅同志、原区委文教部长袁德润同志，还有原河北区政协常委郭剑英同志莅临，畅叙天津解放时的社会情况，人心所向，弥足珍贵。特整理成篇，充实史料的宝库。

——本刊编辑部。

作好准备 随时出发 急行入津 稳定秩序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党早在进军平津、缩小包围圈的时候，就作了解放、接管天津，稳定、恢复秩序的部署。是在1948年12月，从冀中地方、华北局党校及东北抽调的干部，集中在河北省霸县的胜芳镇，经过学习、安排，待命出发。进入1949年，每人发一周用的干粮，随身用的被褥，作随时出发的准备。可能是由于和谈的耽搁，迟了几天；1月14日同志们听到了炮声，转天便接到命令，即时出发。这时早发的干粮已吃完了，也来不及携带吃食，背起被褥便分别开进天津。

进军天津，早作好了准备，军管会、市政府以及区级的组织，都已安排；布告和封条，也都早已印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河北区原是二、三两区，二区区委书记是安立夫，区长是苏克；三区区委书记是李全超，区长是李钧。那时交通工具差，干部同志们进

天津，除了少数人乘汽车(只到杨柳青)外，都是步行来的。快到天津西营门，那里埋着不少地雷，大伙还得排成单行，一人跟一人、一步跟一步地前进，防备触响地雷。进入天津市区，到二、三区的同志是先到金汤桥口原警察局前齐集，然后分别过金汤桥、金钢桥进入“河东”(二区)和“河北”(三区)。当时的区划，二区是从金钟河旧道到东车站前，三区是从新开河到金钟河旧道，铁道外的王串场旧属四区(现河东区)。

首批进入市区的干部，到达时已是15日的晚上，立刻开始行动，主要是查封、保全敌产、稳定、恢复秩序。当时，有的地方房屋被烧，到处尸体纵横；逃散的溃兵，乱扔枪械事所在多有。贴安民布告，查封敌方机关、库房，救火埋尸，收容散兵，收缴枪械，立即分别进行。王毅同志进入二区，先找到原地藏庵那里的旧政权保长刘殿臣和寿安街浴华园(现建国浴池)的经理(也是旧政权保长)，提着马灯，先后到长芦盐务管理局(平安街现铁道部十八局)、地政局(现泰安货栈)、税务局(现北安道自由道口区税务局)及宪兵司令部(现民主道市工商局)各处查封，贴上封条。对于散兵、枪械随时收容、敛集，送交部队，街道上的尸体，经过两三天抢运掩埋，全部清除。郭炳辉同志是16日乘汽车到杨柳青，然后步行入津的。他进入河北，原川鲁饭店仍在燃烧。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街道已干干净净，市面也平稳了，随着便是救济贫苦的难民，稳定人民生活。天津在解放后几天内，就修复了电车路线，开始通车。所发救济粮是从东北运来的高粱米或玉米粒，或从冀中运来的小米。这时就要催促米面铺开业卖粮，磨面，同时由外县运来大白菜，供应市民。解放后市面安定，社会秩序很快恢复，党的政策安排，收到显著的成效。

建立政府 发动群众 恢复生产 人民归心

区委机关进津后的大事，是建立人民政府，原二区的区公所在现在建国道(旧称金汤大马路)金汤桥口(前院已是住户，现有一家

化工经营部，后院已由区房管局拆建办公大楼)，三区的区公所在现中山路日纬路对过消防队旁的一座小楼内。区政府建立后，对原来的各保、及公安分驻所(今称派出所)，派去工作组各一人，同时接收区内各机关，通知各在职人员到区政府报到；一方发动“赤色群众”(即积极分子)搜集当地情况，并向投奔解放区的回城青年进行了解。那时党尚未公开，袁德润同志当时在组织部工作，寿丰面粉公司及东河沿的庆成油厂(今调料酿造厂)有支部(寿丰有党员黄顺义、吴玉珍，庆成有党员李长锁、李宝生、李来水几位同志)外，还有杨凤庚(水梯子尚鞋工人)、杨新海等同志。区委通过工会、妇联对外进行工作，发动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所以很快掌握了地方上的情况，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对旧机关人员适当地留用部分人员(区政府留用大学毕业生三人)，对官立学校教职员除个别别人外，原职不动，发救济，恢复上课，私立学校也照常开学。工厂企业，旧时多是私营，对资方宣传党的政策，并通过工人的积极分子，促其早日恢复生产。当时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社会秩序迅速稳定，解放半个月后，商店已都开业，工厂也陆续开工。刘少奇同志来天津，强调抓人民生活，抓恢复生产；黄敬市长并曾亲自到大中华橡胶厂与该厂负责人翟志宏谈，促使劳资双方协调，恢复了生产。市民亲自见到解放军的军纪严明，真正做到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干部的勤政清廉，生活艰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时期完全两样。人民见到了“明朗的天”，欣然色喜，便以实际行动拥护人民政府、解放军。

溃散的敌军官兵，换上便装，混充居民，但市民见到就会指点给干部们进行收容，这反映人民盼望安定生活的心理，也是党不虐杀俘虏政策深得人心。王毅同志遇到过几次事：第一天进入长芦盐务管理局，在横卧的死尸中，有呻吟声。这人见到王同志便说：“八路军，你们是好人的，我受伤，走不动了。”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这里的职员，没走了，受了伤，请给家里送个信儿来接他。王同志就告诉随来的旧政权保长找人通知这人的家。又一次是解放的第四天，在地藏庵德兴碱厂的大锅台烟筒洞子里，发现有声音，结果从

中拽出了一个国民党军，已藏了三天，没吃没喝，就把他送交了部队收容。所有俘虏，是从西营门走出天津，或参军，或回籍，都有安排。党的政策，样样落实，赢得人民的信任。就在解放的第二天，长芦盐务管理局存有不少的卡其布和面粉，有的群众，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城，断了粮，便想着从这里运走一些来吃用。王毅同志闻讯，只身前去察看，向群众喊话，宣传政策纪律，同时告知要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为人民解决困难；人们听到后，便自动离去。几位老干部回忆说：那时入津，就要防抢粮，防抢工厂，结果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人民归心，于此可见。

1949年6月后，开展并加强工会工作，区委的干部有王、袁二位和组织部长张哲及王思甲、交通员几人，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二区区委书记安立夫调京，由区公安局长刘健兼区委书记，刘战斌同志任区长。12月区委建秘书室、宣传科，第三任书记是官庆祥。从9月开始正式建党，用学习班组织“赤色群众”，有饮食业董千、张国庆等同志，二批发展入津以后的积极分子，都由干部作入党介绍人。三区第二任区长是徐金锋，其后郭炳辉曾一度主持工作。二、三区合并，是1952年的事。

纪律严明 缴获归公 勤政清廉 风气丕变

干部进津之前，在胜芳集中学习，明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身棉制服，一床被褥，原约定带一周干粮，因动身急促，也未及携带。王毅同志到津的那天，先是住在现民主道35号（原意租界二马路13号）前市长张廷谔住宅之内。吃饭只有啃冻“饼子”，于是到平安街原文利豆腐房，从门前缸里舀那冲洗豆腐的汤子（天津俗话“清早起来去接‘豆腐浆子’——穷得无钱去买正式豆浆），把饼子煮软来充饥。其实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罐头散在各处，但有“缴获归公”的纪律，不能私自去打开吃。这并非一人如此，乃是人人如此。一星期后，各工作队发到了东北高粮米，搭上“胜利品”——黄豆、红萝卜加牛肉，

干部同志们方才得到“副食”。之前，如果说有“就搭”，那就是咸菜疙瘩了。可以做高粱米饭了，但连饭碗也没有，只有用盘、碟之类的“摆设”崴一些舔着吃。现在听来，仿佛是不可想像，但那时人人充满了内心的喜悦，斗争的激情，是不去想什么“美味适口”的享受。至于睡觉，就只“混身打混身”，在地板上盖上被褥，有的同志没有褥子，只有用被子，“连铺带盖”。敌人扔下的被褥，有的还是绸缎的被面，并无人去用它，更不用说自己“换一换新”了。干部外出，制服上缝着军管会的布制证章，衣扣必须整齐，不准自行到任何娱乐场所。马路上有纠察队站岗，是要纠察违纪的。进城干部第一次组织的集体看电影，是在进城后一个月到南市上权仙影院看的《万家灯火》，正因为这是到天津大城市后第一次的文娱活动，所以几位老干部，记得都很清楚。许多乱糟的地方，还未开始肃清。有一次几位同志外出闲逛，也不认识路，信步拐进一个胡同，没走几步遇上了纠察队，问：“你们到这干什么来”，等说明不认识路后，紧步退出，以后再也不轻易走进不知道情况的胡同了。春节那天群众放花炮，过解放的第一个春节，干部住在机关里分享着春节的欢乐。一位同志听着炮声乒乒，焰火闪亮，情不自禁地向天空放了两枪凑凑热闹，那想片刻之后纠察队进来查问，给予批评。任何“自由散漫”的事是不允许的。

干部的“待遇”是供给制包干，起先没有零用钱。第一次发月费每人是六角钱，后来才有两块钱，或由菜金节省挤出一些，垫补零用。干部生活俭朴，影响着周围的群众，衣著从长袍换上了短袄或短服；新的称谓“同志”、“老大爷”、“大娘”，听着感到分外亲切。邪魔歪道的事消失了，急公好义的事增多了，反映情况，排解纠纷，都主动自觉去作了。在旧社会，穷困紧据的人多，通常过日子，粮食都是现吃现买，拿盆儿买上二斤，街上的香烟摊打开盒卖零根儿的。马路上乞丐多，日夜要有警察站岗，“维持治安”。解放后，除了交通干线有交通岗外，一般马路街巷没有岗了，到夜间连交通岗也撤了。但是缴获的战利品及后勤供应的食物杂品，常堆放在路旁，并无人去看守，却也无人去偷，这真是过去所向往“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在旧社会，经常有争吵、斗殴的事，司空见惯；解放后有人争吵便有人劝解说“不要等干部来了再散”，也就自动和解了。这都是为什么，党的政策说到做到，干部遵纪，勤政清廉，社会风气便为之一变，人和人的关系变了。解放时有宣传标语说：“不是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确，解放不是换个朝代，而是社会的大变革。

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庄严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百年来受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彻底翻身了。我们从中国人民的获得解放，便可理解到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

附记：本刊编辑部的成员，解放时或是青年，有的已度过半生，现在聆听了老干部的谈话，感受很深，不禁回忆到当年的情景，真是换了新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当继承，发扬老辈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职责，也是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体行动。

感谢几位老干部对文史工作的帮助，我们还要接受几位的指教，今后还要作好这项工作，并切望各位老干部同志多加垂教。

一九九〇年五月。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

刘炎臣

前言

在我国近代史上，今年是遭受鸦片战争150周年，天津开辟商埠130周年，天津教案发生120周年，八国联军入侵90周年。我们在纪念这四项史实过程中，回忆中国人民从1840—1949

这百余年间，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内受封建势力的统治压榨，虽是遇到许多可歌可泣的灾难，却也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敢于反抗的革命意志，表现出中华儿女不可侮的斗争精神。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斗争，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宣告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新中国列于世界强国之林，在国际间形成一股不可摧毁的力量，这更使中华儿女扬眉吐气团结奋进。现在，我们忆述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历史的过程，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遭受鸦片战争 150 周年

今年是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 150 周年纪念。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既割地，又赔款，丧权辱国，使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回忆鸦片战争前，旧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古老封建国家，茫无所知，夜郎自大，自居“天朝”、“上国”，只准许在广州一个地方，同外国通商。当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它为了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不断向中国贩运鸦片。英国以外，还有美国、沙俄，也向中国贩运这类毒品。次数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多，贩运和吸食的人也就越来越广。特别是英国侵略者，从中榨取了大量暴利，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祸害。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有鉴于此，早在 1838 年 10 月，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毒害，他说“若不严加禁止，岂止无可御之兵，且亦无可筹之饷。”道光深以为然，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禁。林则徐命令外国鸦片贩子，把积存的鸦片，全部交出，并要他们具结，保证以后不再贩运鸦片到中国来。英国政府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指使他所属人员，不交鸦片。为此林则徐封锁了义律的商馆，派兵包围了贩运鸦片船只，迫使义律让鸦片贩子交出鸦片。林则徐在广州共收缴鸦片 20283 箱，又 2119 麻袋，共计 223 万斤，全部在虎门海滩上当众焚毁。义律羞恼成怒，进行武装挑衅，英国侵略者终于 1840 年 2 月，发动了一场鸦片战争。但是，它遭到中国

官民的反击，特别是广州北部三元里人民和广东升平社学领导的反侵略战争，使英国侵略者受到严重的打击。惜因清政府的昏庸官吏怕惧外人，一意求和，并罢免了林则徐，使局势一变，遂使英国侵略者沿海北上，相继攻陷吴淞口、上海、宝山、镇江、南京一些城市，迫使清廷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国炮舰政策威迫下，我国割让香港、中国的南大门，从此敞开。我国一变而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从此以后，在旧中国广大领土内，相继出现了一些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北京使馆界和商埠地等等。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统计，外国在旧中国设有的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北京使馆界和商埠地等，包括天津在内共有34个城市。形成许多外国人占有的势力范围，任凭外人横行宰割，人民涂炭，旧中国陷于分崩离析的困境。追源祸始，全由于鸦片战争后种种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

二、天津开辟商埠 130 周年

为企图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英国侵略者又勾结法国侵略者，从1856年到1860年发动了一场为期四年的二次鸦片战争。这场隔了十多年的战争，是英法分别制造“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挑起的。

所谓“亚罗号事件”，是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一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船上，逮捕了一些罪犯。因为这艘船曾在香港登记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诬指这艘船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军队“侮辱”英国国旗，蓄意制造借口挑衅。

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国侵略分子马赖潜入广西省西林县，进行间谍活动，1856年被我广西地方政府镇压了。法国乘此时机，与英国勾结，组成英法联合军，从1857年12月，发动了二次鸦片战争。它们首先攻占了广州，然后沿海北上。1858年首次侵入天津。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在天津海光寺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因换约改变登陆进京地点，英法又以此为口实，二次进攻大沽口。1860年英法联军又一次入侵天津，并进攻北京，火烧了圆明园，结果又签订